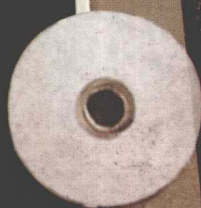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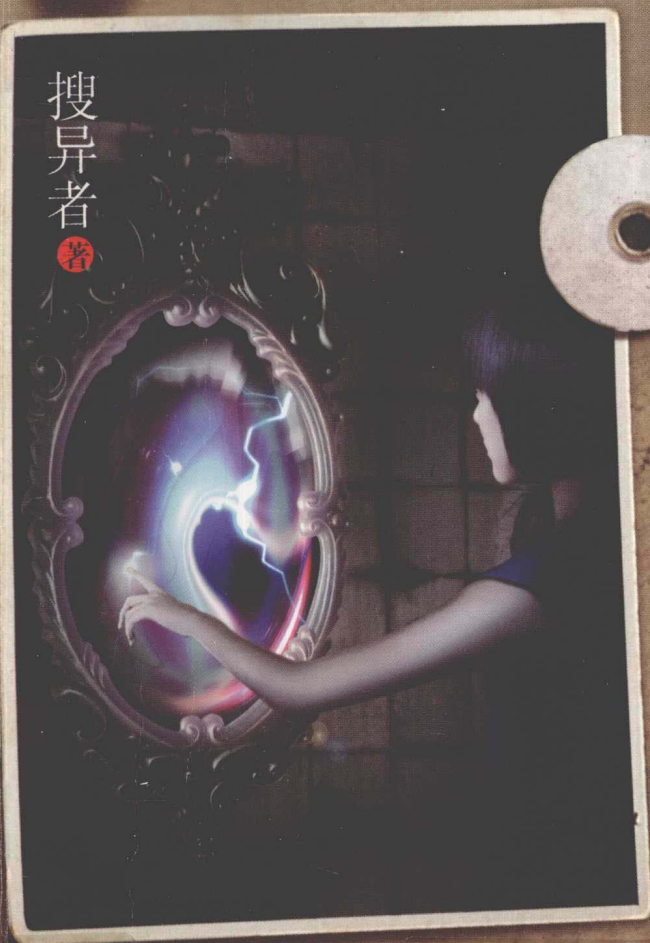


搜异者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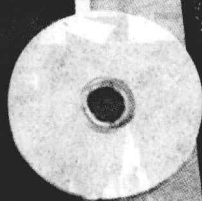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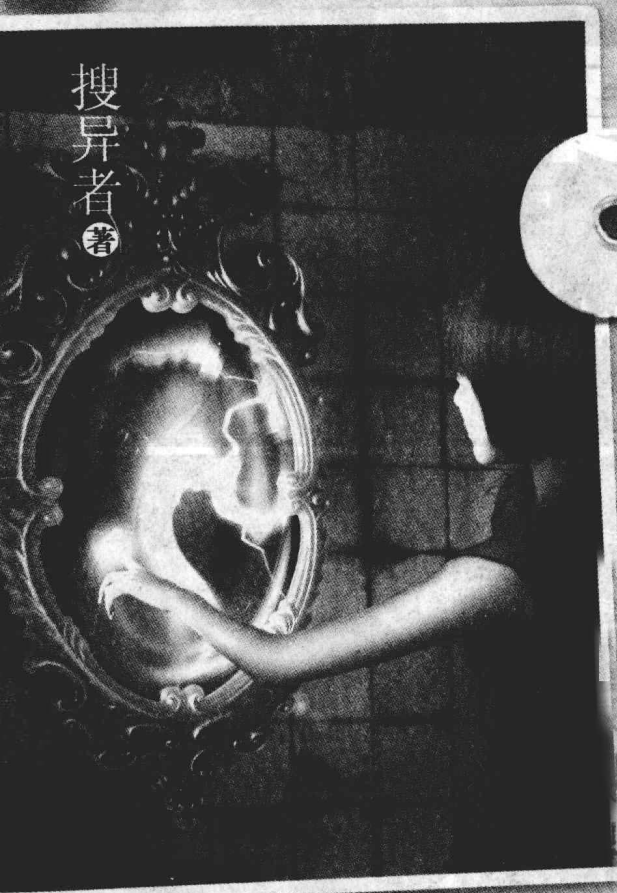
异度禁区

异档案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搜异者 著



异档案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异档案. 2 / 搜异者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3

ISBN 978-7-5104-1654-5

I. ①异… II. ①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8936号

异档案. 2

作 者: 搜异者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八 牛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175千字 印张: 15

版 次: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654-5

定 价: 2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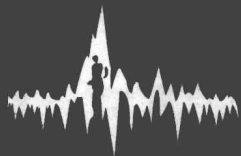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异档案 之 异度禁区

T H E X F I L E S



平行凶间

- 雪夜惊变 003
- 离奇谋杀案 010
- 消失的两个小时 016
- 招魂 023
- 被抹杀的宿命 030
- 假死潜伏 037
- 末日工作室 045
- 醉网的秘密 052
- 禁的自留地 058
- 陌路相逢 065
- 古城探秘 072
- 神镜之源 079
- 杀机再现 086
- 薛建桥的秘密 093
- 异界来客 100

异档案●异度禁区

T H E X F I L E S



黑暗钓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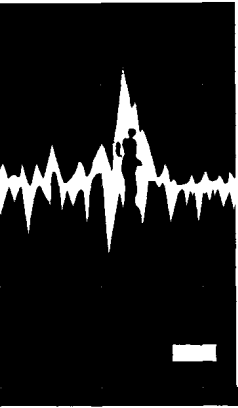
- 战争幻景 117
- 黑暗断层 125
- 消失在无人城市 136
- 大逃杀 143
- 非人恐怖 149
- 牺牲者 158
- 每一个人都邪恶 166
- 七重梦境 173
- 可以相信谁 180
- 触神计划 187
- 黑暗面的诱惑 194
- 援军覆灭 201
- 残酷选择 209
- 我们一起 217
- 七次轮回的真相 226

异档案之异度禁区

T H E X F I L E S



平行凶间



雪夜惊变

“现在时间是凌晨两点，我是搜异网的简真，我现在就在地下通道的入口，接下来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探索这条传说中通往地狱的地道……”

这段探索“通往地狱的通道”的视频录像，在我上传网络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，迅速占领了各大视频网站的榜首，其火爆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
不过人气急升也带来了一些麻烦，就是“真丝”们对我个人的兴趣似乎更大于灵异事件本身，整天在网上八卦我的年龄、相貌、兴趣爱好。就像现在这个叫“今夜有雪”的女网友，不知道她用什么方法弄到我的QQ号码，就是为了问我一句：

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

我有女朋友吗？我也在心里问自己，自从大学那段恋情含恨而终后，和我保持着“密切关系”的异性就只有薛柔了。

我刚认识薛柔的时候，对她其实没有什么好感，因为经历告诉我，越是漂亮的女孩往往越是“有毒”。而薛柔更是属于“高度危险品”，她走到街上绝对会是公共设施的一场灾难——电线杆、垃圾桶、广告灯箱会被频频回首的男士们撞坏。而且她也比我有钱，虽然也不是多出太多，她家资产粗略估算也就比我多几十万倍而已。

我时刻告诫自己，宁可相信会有一天走狗屎运独中20注双色球头奖，也不要对薛柔有丝毫痴心妄想。她接近我的理由只是觉得我“好玩”，把我当成寻找刺激的工具而已，哪天她玩腻了就会像对待街上的流浪狗一样把我抛弃，我不想做流浪狗就要和她保持距离！

但理智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同志，情感却总是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面对她时就不能够做到处之泰然了。

是那次拥抱吗（在“锁魂咒怨”事件中，我们被困在一座密封的高炉里，薛柔害怕地抱着我），还是那次亲密的牵手（在“十人夜会”中，薛柔牵着我的手一起逃命），不过同时牵着她手的还有唐可？

我感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正在悄悄地萌芽，就像薛柔去年送给我的那盆兰花一样。经过我大半年的精心培育，它已经长出一串精致的花蕾。但它不能够顺利开花的关键并不在于自身，而是在于它能不能遇到一个温暖的春天。

我猜不透天气，所以也更加猜不透薛柔。有时候她对我很好，经常出于好意把一些我并不需要的东西强加于我身上——比如说那盆兰花，要让粗枝大叶的我去照顾这种娇气的植物，简直就是折磨啊！有时候她却对我很凶，会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，弄得我手足无措，无所适从。但是她和唐可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温柔听话得多了。

唐可是我认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，高干子弟，前途光明的年轻警官。唐可差不多是和我同时认识薛柔的，毫无“免疫力”的他几乎马上就被薛柔给“毒”倒了。

唐可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一旦爱上了别人就会毫无保留，在以往的几次历险中，他为了救薛柔差点就赔掉了性命。

到底薛柔心里是怎样想的呢？如果我是薛柔的话，也许应该选择他的。

“没有！”考虑再三后，我在回复中打下这两个字。

“真的吗？”对方依然不饶不依地追问。

“别白费劲了，本人谢绝网恋！”我知道她的意图，所以干脆把话说绝。

“那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”对方又问。

我的手指僵在键盘上打不下去，这个问题太深奥，深奥得我自己都不敢去探讨。

“快说啊，对感情不诚实的人会被雷劈的哦！”对方居然威胁起我来了。

我正想回答，耳边突然响起了隆隆的闷响，我住的这幢破房子又开始颤抖起来。这么晚了，还有货柜车从这里经过吗？我下意识地回头向窗外看去，就在这时一道耀眼的白光突然从天际闪亮，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来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闭上眼睛，耳边就已经响起了“啪嘣”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。好像是天地间某根至关重要的柱子被折断了，巨大的天穹狠狠地砸到了大地上。

整幢房子都被震撼了，房顶的灰尘一撮撮地飘落，书本、相架像是被保龄球击中了一般跌得七零八落。我的心脏像是被打桩机的重锤击中，血管都快要被压得爆炸了。

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心中震惊莫名，但却眼前一黑，什么都看不到了！难道我的眼睛被刚才那一道闪光刺瞎了吗？幸好另一道骤然亮起的闪光消除了我的疑虑，我跌跌撞撞地摸到窗边，只见外面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黑暗之中。天空中布满了滚滚的乌云，偶尔有一两道闪光伴随着雷声从云层里透出来。我用力地呵了一口气，嘴里喷出的白烟证明现在确实是冬天没错，但冬天怎么会打雷呢？

居然整个城市都停电了！虽然冬天的供电会比较紧张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全市性的大停电。要知道本市是国家级的大都会，就算全省人民都停电，也会把电省下来供应我们。

是因为刚才的那道闪电吗？一道闪电居然就摧毁了全城的电网，人类看似强大的文明，在大自然的天威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？

这突如其来的停电让平静的小区顿时热闹起来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三五成群地讨论着这场异乎寻常的大停电。在危难的时候聚集在一起，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安抚他们惊慌失措的神经。

惊险离奇的事情我见得多了，自然不需要像他们一样寻求安慰，但是我心里却突然想起了薛柔，想起她被困在高炉时惊慌绝望的模样。

薛柔的父母都是满世界飞的大忙人，很少会有时间在家里。在这个漆黑一片的时刻，偌大的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待着，她是否会感到害怕呢？

我立刻就拿起手机想给她打个电话，但是屏幕上却显示“没有找到网络”。居然连手机的通讯都中断了，看来这道闪电的破坏力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

也许在这个时候，薛柔也正焦急地想打电话给我呢？我一想到薛柔在黑暗中焦急彷徨的样子，就再也忍不住了，穿上外套就往外冲。

外面的气温很冷，人一走出门口立刻就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，但是我的头脑也因此清醒过来——我不能去薛柔家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住在哪里。

虽然薛柔邀请过我到她家去做客，但是我一次都没有去过。有一次薛柔请我到一家高级西餐厅吃饭，原以为吃西餐一刀一叉就可纵横天下，没想到大大小小的

刀叉剑戟居然摆满了一桌。

薛柔耐心地教我，那小小带锯齿的刀是用来切肉的，中等大小的是用来将大片的蔬菜切成小片的，而那种小巧的、刀尖是圆头的、顶部有些上翘的小刀，则是用来切开小面包，然后用它挑些果酱、奶油涂在面包上面……最后的结果是，我向站在一旁强忍着笑的侍应生要了一双筷子。

薛家既为豪门，相信礼数规矩也不是我等下里巴人能够想象的，为免当场出丑，只好敬而远之了。虽然我知道她家所在的大致区域，但是等到我一户一户地找到她家，恐怕不但电来了，连天都亮了。

两个小时后，我来到了本城富豪的聚居地南湖区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大雪，地上积雪居然已经有两寸多深了，迈开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泥泞上一般艰辛。

这时候电力居然还没有恢复，别墅区里的那些烛光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遥远。我只知道薛柔家的别墅叫“薛园”，但我转来转去都没有找到。

寒风就像是带着尖刺似的，毫不费力地穿过大衣扎入血管和骨髓，那种感觉根本就不是冷了，而是一种麻木的痛。

就在我快要被冻僵的时候，终于在前面那幢别墅的门前看到一辆警车。我认得这辆警车的车牌号码，是唐可的！

唐可也来了，而且比我先到一步。我心里不知道是宽慰，还是懊丧，既然唐可已经来了，那么我来还有意义吗？我已经站在薛园的大门前，屋里的灯火仿佛触手可及，只要我大叫一声薛柔就会听到，但是这个时候我却偏偏又犹豫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别墅的大门打开，有一男一女提着一盏莹莹的烛光走出来。男的身穿一身笔挺的警官制服，显得高大又帅气。女的身穿米白色的紧身大衣，头戴格子毛线绒帽，就像是芭比娃娃一样精致而美丽。

什么叫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，这就是标准的样本了！连我自己都禁不住在心里赞叹，唐可和薛柔这样站在一起还真是天生一对！

我站在他们面前顿时就感觉自己矮了一截，恨不得雪可以下大一点，好把我给堆起来。

但不幸的是我马上就被唐可发现了，“简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唐可惊喜地问。

“是啊……”我支支吾吾地说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！局里有急事通知我回去，供电还没恢复，你在这里陪一下薛柔好吗？”唐可匆匆地道别一声，就想上车了。

“等一下！”薛柔突然叫住他，走过去在他的衣服领子上紧了一下，“下雪了，路上小心！”我看在眼里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，今天晚上我真的不该来的。

唐可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：“放心吧！”上车开走了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薛柔抱着双手，歪着脑袋来看我，态度之冷漠和刚才对唐可的关心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。我本来是想说“我冒着严寒大雪是来看你的”，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：“我刚刚到那边去见网友，没想到停电了，没等到出租车，只好一路走回去，没想到居然会路过你家。”

“哦！”薛柔略感意外地说，“我还以为你是来看望我的呢。”

“唐可不是来了吗？”我故作轻松地笑着说，“我来不是多此一举吗？”

“你觉得来看望我是多此一举吗？”薛柔脸色一沉说。看她脸色不好，我心里也来气了，你们两个都在我面前演出恩爱戏了，难道我还要来做电灯泡吗？

“当然不是，我只觉得现在来不是时候而已。”我故作轻松地笑着说。

“那好，”薛柔脸色一沉，“既然你来得不是时候，那就走吧！”

“再见！”我保持着风度道别，转身就准备要走了。

“简真！”薛柔突然又叫住了我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闪电转身的速度令自己都吃惊，我在心中暗骂自己，你有那么希望她挽留吗？

“你是不是喜欢我，吃唐可的醋了？”薛柔盯着我的眼睛说。

我心里顿时像发生了9.9级大地震，高山崩塌，海啸翻腾。

“什么啊？你和唐可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们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吃什么醋了？”我必须用力抓住栅栏才能够让自己不摔倒。

“真的吗？”薛柔的目光就像一把剑似的逼着我，不让我有任何的闪躲。听她这样说，我心里也来气了，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唐可，那还何苦来逼我说心里话？难道非要我说我很妒忌，很后悔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才能让你满意吗？

“放心吧！”我气极反笑地说，“你又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还担心我和唐可会为

了你兄弟反目吗？我实话跟你说了，我今天晚上见的那个女网友，人家要气质有气质，要温柔有温柔，哪像你这样凶巴巴的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”我一生气，就随口编了一个故事刺激她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！”薛柔的声音一下子就低了两个八度，“那……再见！”说完就转身跑回屋里去了。

我看着她失望的背影，突然间就后悔了，但我说错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今天晚上真的不应该来，我转身准备离去，却突然发现天气真的很冷，回去的路很漫长。就在这时候，背后突然有人叫住了我：“简先生，请留步！”我回过头来，却看到了一个管家打扮的中年人。

“薛先生说，既然简先生来了，就想请您到书房小坐片刻。”

薛先生？难道是薛柔的父亲？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一阵心跳加快，薛柔的父亲要见我干什么？

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见任何人，但是对方既然特意邀约，我也不应该无礼拒绝。

管家打开书房的门，对里面说：“简先生已经到了。”

“请进来吧！”里面传出来一个温和的声音。

我走进书房，终于看到了那个被誉为“中国盖茨”的软件巨子薛建桥。他真人和杂志封面上一样俊朗，只是神情比照片上疲惫得多。

“你好，”薛建桥拧开一瓶洋酒的木塞，“要喝一杯来驱驱寒吗？”

“如果不怕浪费的话，就来一杯吧。”我以为富豪们都是高高在上的，没想到薛建桥却是这样的平易近人，于是也就不客气了。

薛建桥给我倒上小半杯，然后说：“我早就知道我女儿认识了两个好朋友，一直想和你们见见面。只可惜我太忙了，直到今天才有机会。”

“不知道薛伯父找我有什么指教呢？”我开门见山地问，我知道他找我肯定不会是为了闲聊。

“我希望你离开薛柔！”薛建桥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愕然地问，虽然刚才我们是吵架了，但是我们还远远没到要

“绝交”的程度吧？

“为了她的幸福！你难道以为，你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吗？相信我，男女之间是不可能永久的友谊的。”薛建桥的话没有丝毫的威吓强迫成分，他的语调是那样的平和，就像是父辈和子侄在聊天一样，让人不知不觉间就产生信服。“女人最终都会选择她唯一的最爱，你以为这二人世界之内，还容得下第三个人的位置吗？”我默然了，没有哪对情侣会容忍自己的另一半和异性保持密切关系的。

“你和唐可都很优秀，这一点我很为我女儿的眼光感到骄傲。”薛建桥这算是在安慰我吗？

“但唐可比我更优秀是吗？”我苦涩地说，既然他让我退出，肯定就是选择了唐可。

“不！”薛建桥摇头说，“如果从挑选人才的角度来看，我会更欣赏你多一点，因为你敢放弃稳定的职位，去创办自己的网站。只可惜这是挑选女婿，我只能选择更适合我女儿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觉得我不适合呢？”我不服气地问，虽然我一直不承认自己喜欢薛柔，但是当真的被剥夺了喜欢她的权利时，我才发现自己是那样的不甘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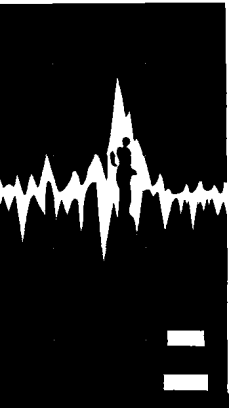
“因为在唐可心里，我女儿比一切都重要。就以这场停电为例吧，停电后的二十分钟他就已经赶到了。而你却用了两个小时，虽然你没有车要花费更多一点的时间，但我相信，如果你真的在乎她的话，你不会让她多等两个小时的。”是啊！我心里想，从我住的永安区到南湖区打车最多也不过半小时而已，而我却用了两个小时。之前我干吗去了，干吗去了呢？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“我的事业已经够大，钱也够多了，所以我不需要一个能够给我赚钱的女婿，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全心全意照顾我女儿的女婿。”薛建桥诚恳地说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也喜欢着我的女儿，但是，为了她的幸福，请你离开她！”薛建桥诚恳地要求道。

一股热血从我的心里涌出，在血管里激烈地左冲右突，但最终还是无力地平息了下来。薛建桥说得对，二人世界里是容不下第三者的空间的，既然薛柔已经作出了选择，我又何必在他们的身边纠缠？

“放心吧！”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，酒味苦而涩。



二 离奇谋杀案

回去的路上，云层里还不时有电光闪烁，但我却仿佛看不到任何光线，到处都是漆黑一片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，苦思着我为什么要用两个小时，我为什么要用两个小时？！

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，只知道躺在被窝里浑身仍然像是埋在雪堆里一般的冷，但是心里却像火烧一般的热，这两种冷热交煎的感觉让我整夜都无法安眠。

“起来！”好不容易才睡着，结果又有人扯掉了我的被子，我睁开眼睛，却原来是唐可。

“你来了！”我答应了一句又闭上眼睛，我的头很晕，晕得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“几点钟了还睡？”唐可把我揪了起来，“打那么多次电话来，怎么都不接？”

“有吗？”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真的恢复信号了，上面有几个未接来电。

“对不起，我太困了。”我摇着头说。

“昨晚很晚才回来吗？”唐可似乎别有深意地问。

“嗯，”我淡淡地说，“后来那个网友又找我了，说怕黑，让我陪她，结果折腾了一晚上。真够呛的。”

“你昨晚不是在陪薛柔吗？”唐可的脸色变了，看他的表情好像不陪他的女朋友他反而还不高兴似的。傻瓜，幸好你的兄弟是我，如果是其他人的话，你的绿帽有十个头都戴不完。

“我干吗要陪她？她又不是三岁小孩。”我冷漠地说。

唐可瞪眼看着我，仿佛气得快要说不出话来的样子。

“你知不知道薛柔和我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免了！”我忙不迭地阻止说，“你们的情话还是留给自己听吧，我怕肉麻。”
我的控制能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好，怕他说出一些话后我就会马上发狂。

“那就算了！”唐可恨铁不成钢地说，“说给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人听也没意思。说正事吧，我来是有事找你帮忙的。”

“什么正事？”我奇怪地问，从来都是我给唐可找麻烦的，没想到也会有唐可求我相助的一天。

“昨晚我从薛柔家出来后，就赶到了天宇气象中心，因为那里发生了一起人命案！一桩奇怪到了极点的人命案。”唐可皱着眉头说。

“比那件蜡尸复活的案子还奇怪吗？”我随口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唐可惊异地望着我说，“那件案子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吧？”

“不是你说的吗？”我也糊涂了，我记得那件蜡尸案好像是某一天晚上唐可告诉我的，但是哪一天晚上呢，却怎样也记不起来。

“有吗？”唐可也搔着头，“就当是吧，不过和昨晚那件案子相比，蜡尸复活都只能算是平淡无奇。”

“有这样的案子？”好奇心让我暂时放下了心中的郁闷。

“这件案子有太多无法解释的地方了，”唐可叹息着说，“所以只好借助你的灵异经历来帮我参考一下。”

“行！”我一口答应了，反正我心里烦得要命，给我点事情做做分一下心也好。

“走吧！”我一弹身就从床上蹦了起来，没想到头还是很晕，差点就栽倒了。

“小心！”唐可一把扶住我，“咦！”他奇怪地指着我的胸口说，“你衣服上怎么会有血？”

“有吗？”我低头看了一下身上的衣服，果然是有一行血迹。奇怪了，昨晚我换衣服的时候，明明是干净的，这是什么时候沾上去的？

“这是喷溅型的血迹，角度从下往上，你昨晚不是去砍人吧？”唐可居然马上就进行专业分析起来了。

“你傻了？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你是要查我的案，还是查你的案？快走吧！”

“我先带你到命案现场看一下吧！”唐可带我上了警车，直接就往城外开去。

天宇气象中心位于东郊的一座小山上，因为昨晚的一场大雪，山路上都铺上了厚厚的积雪，尽管唐可开车已经是十分小心了，但车子还是摇摇晃晃，几次都差点滑到沟里去了。

“小心！前面转弯路上有棵树倒了。”我大声地提醒他说。

唐可小心地绕过了那棵树，然后用越发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那儿有棵树倒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这下子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了，我都没有走过那段路，怎么会知道有棵树呢？

“也许是直觉吧？你知道我常常有一些奇怪的感觉。”

“希望你的古怪直觉能够帮到我吧，这个案子也许只能以怪制怪了。”唐可脸上终于有了点笑容。

气象中心建在小山的最高处，所以我们走到山腰以上就可以看到它。经过一晚的大雪妆扮，它的模样和记忆中大不相同了。我又发现自己有问题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座气象中心，又何来“和记忆中大不相同”呢？

天宇气象中心是国家级的气象监测中心，所以在大门口有岗哨，大楼前还有保安。进门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看了保安一眼，那保安的眼珠子居然会动，咕噜噜地转过来看着我。我真的有点傻了，保安又不是木头人，眼珠子当然会动啦！

“受害人叫宋之昌，是天宇气象中心的首席专家。命案发生时间大约是昨晚的十点，也就是和全城大停电差不多同一时间。”唐可一边走一边跟我介绍说，“当时气象中心里有十几个值班人员正在工作。”

“命案现场就在里面的总控制室，这里是通往总控制室的唯一通道。”我知道唐可跟我讲的都是命案的关键资料，也就牢牢地记住了。

总控制室的门口已经被警方拉起了封锁线，还有两个警员在看守着，防止有人破坏现场。

唐可让我和他一样，戴上手套、鞋套之后再进入现场。一进门就看到中间的地板上画着一个人形的痕迹，这一定是尸体原来摆放的地方了。我的脑子里“刷”的